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三十

闕名

金紫光祿大夫趙芬碑

闕上翼苞島而納百川者必有出日之波瀾斯乃

闕上庶績亦何代

無其人哉淮安定公繼之矣公諱芬字士茂

闕上英靈不絕十一

世祖融字稚長所謂荀令君

闕上牀曾祖琰祖賓育或頻贊藩維

或口腰銀艾

闕上出龍宿感周勃生公炳靈特挺氣稟純粹

闕上

理無喜愠之色先聖微言味之而不倦

闕上書舍人尚書兵部郎

職乃應星人同披

闕上二國竝興伊洛峭函百樓相對金星火宿

芒

闕上而不進加儀同三司仍長史徵入朝歷御伯納言

闕上治

夏官府司馬封淮安縣開國子前後任熊浙二州刺史口口口口

口幹口優

闕上滯如

闕上平口口口天官

闕上聖主得賢開皇五

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曰公年時方邁故優曰

上闕乞

骸聽曰大將軍淮安公歸第仍降璽書曰賜几杖□□□□□□

口皇 上闕 二月十二日寢疾薨于京師之太平里第王人口□□

口□□□□□粵十 上闕 府內融虛舟玄運有禮有法可大可久從

口□□□□□□□□□□卅餘 上闕 然風塵不染清白自守脂

膏莫潤故 上闕 公業不亡析薪有寄府佐杜寬等仰惟盛 上闕 誰

知夏屋之所乃勒此高碑樹之 下闕

明歷代□□□仁不常厥土所在稱珍口美 上闕 動無近對研尋

百氏下上千古 上闕 命歸火謳歌去木古 上闕 身淑慎名敘斯在

上闕 城黃腸口墓石 下闕 拓本

隋上柱國梁州刺史陳茂碑

口口挺奇略于口口口高文于游夏芳徽盛範口口傳祀纂神基

口六奇定策夷項甯漢德口口口兼口著口口興太守功表折衝

目身口執銳前驅上天縱雄傑英威口世

下

之口口下口口口

口口口口上口口口口師凱入授儀同三司上德映在田在口業

口一口口口九命公亦追蹤口口絕口人

下

上爲定州總管公

任總管府司錄兼定州贊治上爲亳州總管公除總管府司錄上

爲上柱國公遷府長史

下

蚩尤之凶口口口東陵之盜謀爲西

楚之口肆彼逆口口口邵邑刁斗相喧雲梯交映晉陽之師將沒

疏勒之口口口公

下

之口心口口口之擊口之去口轟口冰泮

掃地無遺口口遠降口蒙袞賞授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口口之

下

大將軍上爲大丞相隋王公除府掾治右十二府長史上登

庸伊始納麓在辰作口負圖口絕口口公

下

之義旣滌推口之

思斯重大隋御宇惟新建國開皇元年授給事黃門侍郎口口日

夕

下

執府口其年除右衛府長史進爵爲口增邑六百戶通前

一千四百戶出口上

下

師口口軍容之盛公運籌幕府口和鼎

實塞口獻授口最口優二年授開府儀同三司領左閣舉口口

口聲口口口口口口道口仰雄風之扇口口口受口設口之口周

氏季下闕公化呂時雍布呂輕典與策斯舉韋弦選用口口其

冤口比屋傳其頌聲疆場又安遐邇口福口口口之下闕除給事

黃門侍郎兼右衛府長史七年授兼太僕卿黃門侍郎如故九年

正除太僕卿判黃門侍郎如故口口口口口口口居下闕授上

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判黃門侍郎如故軒遊口咸口飾口口比

鄧隲口台口均口權下闕呂公春秋口口宜盡頤攝禁掖便繁或

虧湯口口口舉口中口治口案部口條威惠斯口下車爲政口化

雍然口口口其明口口口其下闕薨于口口春秋六十有一悲

切摧梁慟溪罷市兩宮軫口百辟傷懷諡曰口公禮也卽呂其年

之口月十日日歸葬蒲州猗氏縣長口口之下闕九口才口五際

口口口口之道口口天然口口口口之心口由早口驅馳少口宦

大夫封霸城縣開國子轉左宮伯三年加開府□□遷□□二
州□□州□□州刺史□六條□化萬□案才□□□□
仁風被于□民甘雨隨□軒蓋□安之地衝要斯在三峽設險八
陣成岡自非□武兼運無□當斯鎮撫□□公□□□□□
□□□□□□□□□□□□□□□□□□□□□□□□
凡所招納六萬餘戶建德年治熊州刺史周武揚旌汾蒲席卷河
東公□于函谷□□□□□□□□□□□□□□□□□□□□
事洛州刺史封建威□□□□□□□□□□□□□□□□□□
獯獫憑引寇戎每爲邊患□□□□□□□□□□□□□□□□
□□□□□□□□□□□□□□□□□□□□□□□□□□□□
□□大將軍除亳州總管進封范陽郡公皇隋撫運授上大將軍
開皇三年除右武侯大將軍□□□□□□□□□□□□□□□□
□□將軍除華敷二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轉涇州刺史十二年

期愈至郭門既遠長別
俗思范鑄金而寫狀況
頌無聞乃相與
絕其詞曰

肇自黃神分于白帝業盛千古福流萬世朔野建功方行
遠傳神高亮學劒曲城受書泥上見義踐當仁不讓
而作外降五
林長狄種落紛綸關塞擾攘
國見機

口口口千尋直上

闕下

出口口口談長者莫不推口口口羣公咸

相引口太祖武元皇帝口口在田府望口重乃已爲外兵參軍事

闕下爭未分口口口口口口攻心口口之口太祖口口口口出制

口開西口口口之兵口口沙口之眾闕下戎闕下馬骨口口寒水

長口塞外口口口陽口氏微口鞠口口戰卜口計腴背城魚口口

野公壯心口發口口德闕下王師口旋式加口賞口口都督封口

州斥章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周大象宰晉國公居社稷之重當口

機之政爪牙之任闕下信尋轉大都督進封口州安喜縣開國侯

邑一千二百戶又除天官府都上士天和四年除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口口口口口口司武口口大夫大象二年口口司

武大夫進位上儀同大將軍皇隋口運口口茅社進爵爲公開皇

二年口上開府車騎將軍六年十二月除使持節邳州諸軍事邳

州刺史橘園鹽井物口富饒口口口文民俗口口口祭口口口

之口莫傳文君聽琴失身之風未絕公齊禮正德令行禁止淪人

口口欣戴仁風蜀口鳴絃口口美下之口口口王金空有口口

之口十一年因疾還京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薨于京第春秋六十

有五粵自十七年二月廿五日曆于口西縣交川鄉唯公口字外

口口口肉口非禮不動唯仁是託夜口口行未口改口容口疾口

口爾不口口其口口口口同口口之心地口九口之口垂口口

口之口口口口呂之口口乎若對下庭加呂口口好古重口輕

財口車而口周人口口口口窮士口口軍口雅善兵口研口水口

口口口口山之口口口文之妙下之口口杯不口比口口一德

包口口口口口可大可久全行全名而才口半古口不充口口山

之口未口口中口之下于口口絕絃止口口口口士友口口長史

口口大口口口口口成口口口口者口口口風俗會稽典口之口安口

先賢之狀下民口口于夏口之口口口佳口之地乃相與進口

口城門下 而青松口口口口口口口史其辭曰

口乘下 後口口口城名王下 文下 行手握靈珠心下 物

未分口天下 神拓本 案此碑泐缺過半據石墨蹟華

未必無明拓本故 云余遊觀惜二紙而碑頗荒獨闕使君名則今世

已置而復錄之 建安公等造尼寺碑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經纔表清虛之妙莊生著內外之義且論出處之高無申業報之言豈賜因緣之旨眷言大道未爲盡得是知神理未滅真趣幽玄心期之理起惑興障若非達聖膺運至德隆靈孰能敷化大千口口彼岸暨口通漢夢炭驗昆明法輪西闡像教東被自尔迄今將千載矣雖神功妙迹迴出天人應物隨方多有口口口口玄風遂扇緒口更繁或廢或興隨時出沒良由心塗所隔業緣致壅故耳我大隋膺千齡之會處五運之口口口口道先天協命皇帝統厯乘元欽明御宇秉金輪日治世懸玉鏡而照

臨聲逸萬古澤被遐外好生惡殺泣辜解納輕茲小道慕彼大乘
欲歸一諦會由三寶乃詔州縣各立僧尼二寺襲聖軌之將翫繼
金言之暨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鏡摺紳模楷入朝見美出牧稱
賢含柔履愼率由成則德流異部聲播殊方念法界旨歸依弘慈
善旨訓物申命懃至不捨斯須縣令西河宋景輔國將軍內散復
州別駕治長史宜昌竟陵二郡口口口都督允文允武所在稱奇
製錦一周弦歌千室志懷清慎恆若履冰能官之美今古獨絕淡
悟非常情存釋典聽訟之暇無忘福田丞大梁齊相尉博陵張服
河間張標竝日明哲來贊專城清懃自處譽宣鄰邑俱申迴向之
心共忻眞淨之路心意精實不行自遠遂仰依明教俯厲宿誠乃
于形勝之所崇構尼寺縣宦七職爰及鄉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
營助寺主道辯等覺法紬上坐智最緩稱等咸旨戒操端嚴首儀
匪忒煩惱已棄業行聿脩相與經始不日而就余其勢極弘麗地

惟爽塏房廡深重長廊交暎連雲雲合比屋霞舒寶鐸迎風雕梁
照日至于莊嚴口殿飾盡丹青相好非常光明特絕舊尼宿德漢
觀律藏莫不負錫來遊有懷樂土竊惟靈應微遠無迹可尋但理
口口口言由事發故揆蹟索隱更顯法于將來幽贊神明亦了達
于未悟然則立德之美從斯而見著述之義其在口口今盛業旣
彰大功刻構而微猷莫記非所已曉示來葉者也是已敬勒他山
式遵前學庶無土功德與山口口口傳其詞曰

述聽前脩曾聞駐老可名非名可道非道逍遙爲貴齊物爲寶緣
報不由理尙未好遙哉上覺口口神功四禪無像三界畢空口非
迹應事已感通無困達聖何已開蒙於惟我皇自天攸縱九有懷
德八方咸統治尙無爲民隨日用滔風旣口式歌且誦功參佐命
來牧蕃維秉茲德實是導是綏民知禮讓俗尙謙撝過則稱己功
必口口實爲良宰撥煩理口旣經德化風移俗易仁不獨善贊輔

斯益共保令名嘉命可適爰有明詔誥彼四方玄風更闡遺教重
昌同口口德上下紀綱伽藍仍建迴刹高驥物愛雕修人榮寶飾
畫堂皎皎華攘翼翼名德卜居宴坐止息歸依一口口口口口溫
溫哲人穆穆明后作我橋梁弘茲善誘有言必應言立不朽敬勒
斯銘天長地久大隋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六月辛口口口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外國

倭國王多利思北孤

多利思北孤姓阿每

國書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隋書東夷傳倭國條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

遣使朝貢其國書云云帝覽之不悅

高昌王麴伯雅

伯雅本金城榆中人開皇中嗣位大業中尚宗女華容公主拜

光祿大夫并國公

下令國中

夫經國字人日保存爲貴竄邦緝政日全濟爲大先者日國處邊

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
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曰上皆宜解纒削
衽隋書高昌傳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
還尙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
突厥沙鉢略可汗

可汗姓阿史那氏名攝圖伊利可汗之子齊周間佗鉢可汗呂
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佗鉢卒國人迎立之號伊利俱羅設莫
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後度漠南寄居白道川
立約呂磧爲喻

致隋文帝書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羅設莫何
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
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
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絳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

類聚傳北

史九十九

上隋文帝表

大突厥伊利俱羅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逾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白天置弓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恆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旨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

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
恭承唯命是視至于削衽解鞵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閩
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
奉表已聞隋書突厥傳沙鉢略立紇曰積爲界圍上表又見北史九十九通典一百九十七

突厥莫何可汗

可汗名處羅侯號突利設攝圖弟開皇七年嗣位爲葉護可汗
隋拜爲莫何可汗

奏請取北牙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已獻隋書

長孫晟傳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處羅侯因晨奏

突厥啟民可汗

可汗名染干攝圖次子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開皇十九年拜爲
意珍豆啟民可汗

上表謝恩

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茲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

隋書突厥傳

上表陳謝

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
姓蒙威恩赤心歸服竝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
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
生皮肉十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隋書突厥傳

上煬帝表

己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
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
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
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

也。其突厥百姓死者，曰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竝至尊聖心，曩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曰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隋書突厥傳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一

智顛

智顛字德安，俗姓陳，潁川人。居華容。梁末出家湘州果願寺。陳光大初，住金陵瓦官寺。太建中，入天台。至德中，召住光宅寺。陳亡，晉王奉爲戒師，號智者。尋歸湘州，又入天台。開皇十七年卒。諫僧尼策經落第，休道。

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

宣開多誦

釋藏綴口續
高僧傳

將赴晉王召求四願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極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自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

閻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樽節無一可取雖欲
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日報法恩若身當戒
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
未若通法口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已
成性今王途旣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
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上
與晉王書論毀寺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敬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
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
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街恩滿路昔居戎在陣
尙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撻剔伽藍必由
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
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

事大意之所爲。唯憂冥道。靈忘卽日之身。必存未來之義。若不述
愚心。則虛當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
唯怖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邪當願聖德。尊嚴履萬安之路。福
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梁佛法。牆塹三寶。澤賈四海。風芳
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
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采伐彌易。仰希弘紐。提拔將沈。故寺若存。
新福更長。冀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跼。沙門某敬白。
三月十一日。釋慧超二國
清百錄二

真晉王書請爲匡山兩寺檀越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雁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爛天釋
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
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
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邪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

修西方觀未于林右，建立伽藍，因曰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卽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于泥洹日，是曰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曰歲爲日，羨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恒越庶藉影響，眾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答晉王請撰淨名義疏書

爰逮累翰，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倚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曰發心，興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夙志。于天台舊居，言念無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得寄

跡幽林，仰爲行道，非唯城邑近處，謬承人汎擬迹，師資顧此疏蔽，
目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彌匪克堪，貧道崇承，
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采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
門，憑定修習，比于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違業，乖至熟，自非如來
明達，種智高圓，檀林殊能，誰肯雙揖，況乎去聖滋遠，晚悟甚微，徒
欲承恩，懼乖溪窵，有招幽譴，兼虧聖德，特願更迴神慮，別俟勝賢，
妙果芳因，使無斷絕，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爲能
入，固知溪解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
德覽，徒申庸俚，終不自宣，沙門某白。

同上

與晉王書請爲天台玉泉十住三寺檀越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逮報示，不然夙志，棲霞乃言咫尺，
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曰恆思果遂，每囑弟子，恐
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

棲山谷修業成辨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慙蕩淺發心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忽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己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蒙勝舉并祈一旨事竝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爲檢校唯待教旨卽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遙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闍煩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

釋藏起三國清

百錄

答晉王書謝度人出家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爲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鑄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爲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尙必選名德爲作依止竝賜法衣卽于眾前歡喜頂戴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九日

同上

荅晉王書論放徒流

開府學士柳願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勉鞭罰上開府潘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卽依事詢詳切曰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濟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見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曰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殖德本慈善根九謬曰多幸忝此大綵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曰勝旆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置供設設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忍乃上來戰慄下恥白大眾留七日晨夜訓賚暫依償黜使慙誠獎耳沙門某敬白

十月十六日上

答謝晉王施物書

開府極願言宣教旨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金色新製香爐
一具法衣一通絲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張上廚果食等利那
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諱幸逢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實
懼難銷香爐起峯蓮華奪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受用無作
恆生燭俟夜燎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縑綺道場回
沾歸福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同

遺書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塵微悟苦空得從閑曠是旨去西陝之舊
里將領門徒遊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互海際魚
捕滬業交橫塞水殺戮既多災災無限非直天傷物命有足悲者
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旨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
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滬業永

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制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兒。敬法
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贊等。聞斯妙句。咸
捨滛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蓋聞山花滿室。苔
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階房之德。斯固補妙行于前修。播芳風于
末代。福不康捐。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陳。敕云。此江若無烏
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循植德本。才地兼
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
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仰惟皇帝陛下。
乘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已道
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羣分。自運四弘。總下
生而普濟。且不靡不躬。著白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富有天
下。而恪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之池。興燒煮
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已貧

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
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已齊其德茂績振于山西英聲
馳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召貧道不肖曲垂禮接躬
非世絕謬荷人師且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
別有嚴使的奉敕符毀所樹之碑復民滄業者貧道卽振錫披衣
擔登躡屨遠遊京輦詣闕上書頌首碎身已全物命況今上旨總
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
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
若恣軍民收羅采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已至尊欲令軍
民豐沃不許放生者去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紉香
火稟受大乘而被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曩擬請講
遂卽停置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已事表章降敕開許
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

應。豈容爲軍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啟。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旨。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徧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于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于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雍遏。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爲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爲衆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破存亡。莊嚴口口。永願一人有慶。保盤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望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逃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謠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羨隨喜。但君臨稍畢。旋反非賒。唯希善始。令終。已全嘉興。攀轅臥轍。無愧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忌。短命貧窶。乃是世閒現見。可爲鑒誠。

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花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遑，江海既處高源，采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已資身命，直令采捕，尚乃非宜。况有毀他放生，已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物方雷，贈參養鵠，卒獲寶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珮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晉明齋，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已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爲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口，且不復委陳沙門智顛白。

符藏起字阿號
國清百錄四

赴晉王召道病遺書告別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

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殘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
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俗自招惱亂道退
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
既差自審非分欲已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畱滯陳都八年弘法
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
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久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
年既西夕恆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
已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子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備
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于此謬
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
荆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于湘潭功德粗表微心
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
此四恨也于荆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

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麈蓋人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二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東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畱一宿。遽比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尙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造。監差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壤雖謝。願畱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溪窳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

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妄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
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已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眾生今
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普當影護
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行已答王恩已副本志菩薩普願誠而不欺
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
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已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
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已仰別願德香遐遠續高僧傳
作還用仰
別使永
布德香長保如意也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
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于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于荆州立上
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飾先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
嘗作有爲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荆州仰爲
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竝蒙教囑彼總管蘄春郡公達奚長儒僧
齋教書至夏口而蘄春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爲玉泉作檀

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爲立一伽藍始翦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爲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爲天台基業寺圖并石像發願疏悉畱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脚皆三五倍于公斂不多私費爲重典章處分別有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未見理若于式有妨請不須論于事有益願爲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償山林已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滅前賈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

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首，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熾然佛法，得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禮，正是其宜。又未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眾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總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爲期，沙門某敬白。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月

釋藏起三國清百錄三

淨土十疑論

第一疑問 諸佛菩薩，以大悲爲業，若欲救度眾生，祇宜生此三界，于五濁三塗之中，救眾生苦，因何求生淨土，自安其身，捨離眾生，是無大慈。障菩提道。答菩薩有二種，二者久修行菩提道，得無生忍，自不待說，二者未得不還，及初發心，凡夫要須常不離佛，忍

力成就方堪處三界于惡世中救苦眾生故智度論云具縛凡夫起大悲生願生惡世救苦眾生者無有是處何曰故惡世異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救眾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同行一人爲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爲無方便力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爲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已方能救眾生如得船者又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離母或墮坑井溺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祇得依樹傅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空飛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口念成故臨終發念得生決定無疑

第二疑問諸法體空今乃捨此而求西方豈不乖理 答釋有二一義一者總答二者別答總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彌陀淨土則是捨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執住此不求西方是捨彼著此此亦成

病亦不中理也。又何計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則斷滅見。故金剛般若云。須菩提。念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菩提心者。于法不說斷滅相。二別答者。夫不生不滅者。于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體。亦不可得。此生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不滅者。謂諸法散時。不守自性。言我散滅。此散滅時。去無所去。故言不滅。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生不滅。亦非不求生淨土。喚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宮室。若依空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成。諸佛說法。常依二諦。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卽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卽作生解。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卽無生。無生卽生。不達此理。橫想是非。嗔他

求生淨土。幾許誣哉。此則是誑法罪人。邪見外道也。

第三疑問。十方諸佛。一切淨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淨土。今乃偏求一佛淨土。與平等性乖。云何生淨土。答。一切諸佛。土實皆平等。但眾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繫一心一境。三昧難成。專念阿彌陀佛。卽是一相三昧。已心專致得生彼國。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問佛。十方悉有淨土。世尊何故偏讚西方。彌陀淨土。專遣往生。佛告普廣。閻浮提眾生。心多濁亂。爲此偏讚西方一佛淨土。使諸眾生。專心一境。易得往生。若總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寬。則心散漫。三昧難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與求一切佛功德無異。已同一佛法性。故爲此念阿彌陀佛。卽念一切佛。生一淨土。卽生一切淨土。故華嚴云。一切諸佛身。卽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又云。譬如淨滿月。普應一切水。形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如是無礙智。成就正等覺。應念一切。

刹佛身無有二智者曰譬喻得解若能達一切月影卽一月影一月影卽一切月影月影無二故一佛卽一切佛一切佛卽一佛法身無二故故熾然念一佛時卽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問卽求生一佛淨土何不于十世佛土內隨念一佛淨土何須偏念西方淨土耶答凡夫無智不敢自專專用佛語只知偏念阿彌陀佛云何用佛語釋迦大師一代說法處處聖教惟勸眾生專心偏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如無量壽經觀經往生論等數十餘部經論文等殷勤指授勸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彌陀佛別有大悲四十八願接引眾生又觀經云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有人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徧照法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若有念者機感相應決定得生又彌陀經大無量壽經鼓音王陀羅尼經等云釋迦佛說經時皆有恆河沙佛舒其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證成一切眾生念阿彌陀佛乘佛大悲

願力決定得生極樂。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偏有因緣。何自得
知無量壽經云。末世得法之時。特駐此經。百年在世。接引眾生。往
生彼國。故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惡眾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
一切淨土。雖一經兩經。略勸往生。不如彌陀佛。處處經論。殷勤叮
囑。勸往生也。

具當作具

第五疑問。其縛凡夫惡業厚重。一切煩惱。一毫未斷。西方淨土。出
過三界。具縛凡夫。云何得生。答有二種緣。一者自力。二者他力。
自力者。瓔珞經云。始從具縛凡夫。未識三寶。不知善惡。因之與果。
初發菩提。自信爲本。住在佛家。曰戒爲本。受菩薩戒。身身相續。戒
行不缺。經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發心住。如是修行十波羅蜜等。
無量行願。相續無間。滿一萬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進。至
七不退住。卽種性住。此約自力。卒未得生淨土也。他力者。若信阿
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眾生。卽能發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厭

離三界身起行施戒修福于一一行中迴願生彼彌陀佛土乘佛願力機感相應卽得往生故十住娑婆論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種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道難行道在于五濁惡世于無量壽佛時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此難如塵沙說不可盡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亂菩薩法二者無奈惡人破他勝德三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四者營聞自利障于大慈五者惟有自力無他力譬如跛行一日不過數里極大辛苦謂自力也易行道者謂信佛教念佛三昧願生淨土乘彌陀願力攝持決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須臾千里謂他力也又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自力輪王力也

第六疑問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見三毒等常起云何卽得不退超過三界 答得彼國有五因緣不退云何爲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受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

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諸菩薩已爲良友無惡緣境外無鬼神魔內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卽壽命永劫共菩薩佛齊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問彌勒菩薩一生補處卽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處見彌勒菩薩隨從下生三會之中自然得聖果何須求生西方 答求生兜率一日聞道見佛勢若相似實有優劣且論二種一者縱持十善恐不得生彌勒上生經云行眾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便得口口無方便接引之義不如阿彌陀佛本願力光明力但有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又釋迦佛說九品教門方便接引殷勤發遣生彼淨土但眾生能念阿彌陀佛者機感相生必得生也二者兜率天宮是欲界退位者多無有水鳥樂樹風聲樂響起眾生菩提之心伏滅煩惱惡業又有女人長諸天愛欲天女微妙諸天耽玩自不

能捨不如彌陀淨土。水鳥樂樹、風管樂響、眾生聞者、皆生念佛念法之心。伏滅煩惱。又無女人及與二乘。純一大乘清淨良伴。爲此煩惱惡業畢竟不起。遂致無生之位。如此比校。優劣顯然。何須致疑。今觀釋迦佛在世之時。大有眾生見佛。不得聖果者。恆沙彌勒出世。亦爾。何如彌陀淨土。但生彼國。悉得無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爲生死業縛者。也。又西國傳云。有三菩薩。一名無著。二名世親。三名獅子覺。此三人發願同生兜率。見彌勒。若先亡者。得見彌勒。誓來相報。獅子覺先亡。一去數年不來。後世親臨終之時。無著語云。汝見彌勒必來相報。世親已去。三年始來。無著問曰。何意如許多時始來。世親云。至彼天中。聽彌勒說法。一坐旋繞。卽來相報。不曉此處。已經三載。又問獅子覺。今在何處。世親云。獅子覺爲受天樂。在外眷屬。從去已來。總不見彌勒。諸小菩薩。生彼尚在五欲。何況凡夫。爲此願生西方。定得不違。不求兜率也。

第八疑問眾生無始已來造無量業今生又復無惡不造云何臨終十念成就卽得往生出過三界法業之事 答釋云眾生無始日來善惡業種多少強弱並不得知但能臨終遇善知識若惡多者知識尙不可逢何況十念成就又汝言無始來惡業爲重臨終十念爲輕者今言三種輕重較量不定在時節多少云何爲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緣三者在必定在心者造罪之時從自心虛妄顛倒生此心初不知其爲罪業也念佛者從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真實功德名號生此心方知其爲勝因實福也一虛一實豈可相比譬如萬年暗室日至而暗頓滅豈可言久來之暗遂不滅邪在緣者造罪之時從虛妄痴闇心緣虛妄境界顛倒生然真心未嘗不惶愧有時而掩飾也念佛之心從聞佛清淨真實功德名號緣真實覺悟踴躍奮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見佛也一真一僞豈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慘傷肌破骨一聞滅除藥鼓卽

箭出毒除豈肯百箭深毒慘而不去乎決定者造罪之時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時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圍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揮劍須臾兩分如千年積柴一豆之火少時卽盡故一心念佛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爲念佛時心猛利故伏滅惡業決定得生不須疑也

第九疑問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當知女人及根缺者必定不得生彼答爲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耳但使眾生淨業成者臨終在定之心卽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卽生淨土也觀經云彌陀佛國去此不遠又云業力不可思議一念卽得生彼不須愁遠如人在夢身雖在牀而心意識徧至他方一切世界生淨土亦爾動念卽生不須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者但論彼國無女人及無盲聾瘡痾人不道此間女人根缺人不得

生彼也。卽如韋提夫人是請生淨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記悉得往生。但此處女人及盲聾瘖人一心念阿彌陀佛悉生彼國已更不受女人身亦不受根缺身耳。二乘人但回心願生淨土至彼更無二乘執心故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云。設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稱我名號厭惡女人捨命之後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覺。況生彼國更受女身復有根缺邪。

第十疑問欲決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業。言何爲種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斷淫欲未知得生彼否。答決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種行。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已來爲五欲纏縛輪迴五道備受眾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色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故惶慄云。如是身城愚痴羅刹住止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眾苦所集一切皆不淨。上至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當觀此身唯苦無樂。澆

生厭離縱使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厭作不淨觀若能如此觀身
不淨者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五欲男女等
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謂厭離行一名欣願行者觀彼淨土莊
嚴等事欣心願求常不離佛得無生忍此謂欣願行也

釋藏起口
國清百錄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嶽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
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沈行開善惡觀二方之麗妙喻形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昏故知欲生極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
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日闍王殺逆辜
提哀請大聖垂慈乘機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
示畛域而宗歸安養使末俗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想
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琉璃之地風吟寶葉共天樂而同繁波動金

渠將契經而合響，觀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覩如來，及其瞑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踊，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輦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齋，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

釋藏法字十號

立制法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弓縷，宿植滴善，不可加之；弓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輒語勸進，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鎖，日甚月增，爲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恥，非吾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增損，眾共裁之。

釋藏起口口國清百錄口

唱法華經題讚引

法門父母，慧解山生，本迹宏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于今日矣。聽無量壽竟讚。

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

續高僧傳二十一

訓知事人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雅豫唯著一納，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人眾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仗之所自然者，眾寶尊重，若能增益，名曰露苑，若有滅損，卽疾黎國，自飽自傷，因倒因起，可自意得，何俟多言。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爲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雷難卽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旣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過，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飯泔汰，繫念有習，謂曰：淨心揚簸不善，曰：禪淨水泔汰不盡，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于是，踣踞窻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眾粥，曰：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眾宜忍。

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淡
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
而顧問頗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爲賤何福易悟答云此
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眾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
眾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恆制約不敢侵眾然有急客輒
取小茶忘不陪備由此譴責今爲眾奴前習未欠薄修易悟宿命
罪福其事如是一眾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
禪師于南嶽眾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輒用眾一撮鹽作齋飲所
侵無幾不召爲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急
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眾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召爲規莫令
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嶺難爲徒步老病出入多
召眾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酬直令彼此無咎吾是眾主驢亦
我得既捨人眾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

爾國清
百錄

發願文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

鄞縣阿育王塔寺頽毀願更修治

鄞縣十大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
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眾見燒滄瀆浮來靈塔地涌剝山天樂
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根善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遠
聖跡凌遲諸佛影像若淪眾生善根無寄謹宿世有幸忝預法門
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爲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言自處上慙三
寶無與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拔之九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
明時棟梁佛日願藉皇風又承眾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爲顯
顯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隨國土下爲法界一切眾生若塔像莊

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
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
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起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坯瓶固非保惜
先已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甑能生物善不汗佛法
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
汗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已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
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于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
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釋藏起三國
清百錄三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頌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一終

全隋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

釋氏

釋彥琮

彥琮俗姓李，趙郡柏人人。初名道江，齊武平中爲都講。入周，更名名隋，開皇中召住大興善寺。又住日嚴寺。大業六年卒。

福田論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暈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已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史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

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
尊貴，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已法
主，標宗法，已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
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
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集，雷一化之軌，聖賢間起，
門學相成，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于漢殿，像法通于洛浦，竝
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已，勅其
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于壞色，髮則落于毀容，不戴冠而作
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恆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
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
荒欽德，四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
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
王居一焉。竊已莫非王土，建之已國，莫非王臣，繫之已主，則天法

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曰日月之光潤之曰雲雨
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轡蛇
尙荷于隋侯魚猶感于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
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聲諸禽獸將何別乎必
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剷除尙增
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
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
丘接足于居士菩薩稽首于慢眾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呂權道
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問萬齡之範仲尼數百
王之則至于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
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
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
外也內則通于法理外則局于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

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懾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言。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密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蠶業。干已往。斯妙果。干將來。旣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悲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已善答。攝報乃深。徵已身敬。收利益淺。良已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仙福。爲尊僧尙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

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尙談智典如塔之譽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已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旣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纒滿四人卽成一眾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眾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已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

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準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
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
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
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恆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
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
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旨一出別業而令七
眾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从歌而鼓盆子葬嬴而視土此
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况覺典冲遂聖言幽密局執一邊
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
之同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遊夷齊之
操擬今尙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
之滅不繫慮于公庭未流情于王事自然解脫因異儒者之侍矣

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董爲王所敬，僧猶莫致干禮。僧衆爲神所禮，王豈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爲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合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眞人之託生，上德雖祕于淨心，外像仍標于俗相。是曰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曰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曰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于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覩宿命，追憶往

固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
遠大，聖壽恆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
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旣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
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
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別類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尙
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鬼神
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
終入神伍。眞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
言迴向，共規閒逸。相學剗翦，職掌擅會。所已加其法衣，主守塔坊。
所已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卽墜民貫，旣同典記。詎合稱寶，朝敬天
子。固是恆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
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

鬼者歸也。外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于人，唯止惡道。神勝于色，普該情趣，心者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于一氣，誠言闕于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曰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曰存乎氣，可曰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嘗感之于乾坤，得之于父母。識含胎藏，彌互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于舊蹤，傾心徇于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于是乎。教通三世，眾列四部，二從于道，二守于俗。從道則服

賦下脫子
字何下
錯字衍

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
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頌原典供
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何錯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
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
俗未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
請從退歸廣弘明集
二十五

通極論并敘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眞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曰大隱則
朝市匪謔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
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諭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
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染淨之門權
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

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實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恆序五味猶別呂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呂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口賤懺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踏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曰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曰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穀實茫茫之海斯誠允贊于佛道述獎于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牀異管窺之榻

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自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白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閒。于是屈蹟暫遊。方踐京邑。次于滌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于流水。飛鶴蓋于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瑰勒金鞍。爭先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聲息。瓦鉢恆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于名利。荒昏于色聲。載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尙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

成于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呂作身、靈應氣稟二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
之表、不可言人事測、豈得言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
之影蹟、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為常理、
于是降神兜率之宮、垂象迦比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
相因、地中三千、既殊于維岳、國朝八萬、有踰于稽嶺、宗親藉甚、孰
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兩華、滿國二龍、灑
水徧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
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
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問卍字于眉前、躡千輪于
足下、大略呂言、三十有二、非可言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
較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于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干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霸駕，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目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于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豕。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于箕山，莊周曳尾于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蹟。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馱糜，座因施草。于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憐陳

始度至干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徧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于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自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于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嘗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河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干是瞻相、好于香檀、記筌蹄于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曰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作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

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
繼踵來儀。盛立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
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
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
其唯佛敎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
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擢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難。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
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
無際。聲振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
俱在須彌之南。并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閒土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
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曰和光于塵裏。披蓬于火內。至若束
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

絕棄于冠魯專在于錫鉢竊曰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
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
請當辯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于俚耳其驗茲乎僧欲已才管
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復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
爲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眾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
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
簡于聾聵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
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曰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
不信其理何邪至于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霧
世有其人欲不長于神仙猶密之而弗載靈解味吾師之道術書
之于惇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
然有感彼正眞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
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于形

骸誰有營于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曰
五緇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
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恪頂踵殺身已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
有違于大孝然猶盛美于羣書養性棲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
翹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于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
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效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
危盜不安于勿棄珠一何賤寶但火肉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
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已飾非護牆茨而不墜請聽逆耳
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于兼葭威鳳不羣于燕
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
端可曰參多土無十畝可曰爲匹夫懂王事之不聞恥私門之弗
立寄逃役于佛寺之內縱容身于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溫讀
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于百姓背禮于二親非所曰自榮其弊

一也。僕聞采椽土階之儉，唐堯之所曰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曰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于冢閒，經行于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憚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曰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己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謙則聖人尚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譽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曰通。非所曰自逸，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贖，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于宗族，或棄之于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置髓腦，論賤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費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曰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

覽目詳之先生曰吾子不肖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已同寧知其
所已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
聖皇所已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已爲深王則不恥于細民海則
無逆于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
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
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祕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
相許爲水鏡若但已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轡蔑之語長
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恆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
而後盛異轍紛紛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
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
唯亡命亭長樊噲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廚釣之閒歷代因循高門
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晡
露羨阜隸之難畱荷草負霜混蠅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

何常尋末窮本人偷一槩那忽輕已乘軛叢茲蹙屨雖復才方周
且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
但覺斯懷之可入所已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
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
子之烹雁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于仁義豈亂想于繁
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木音義之薄伎修心
可已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已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
謂一勝也吾師空間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璣是已接
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
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修大體供養恆
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便已凡俗難悟僞嫉未除競獻
名寶利收多福所已玉槃高刹掩日聳于半天繡榻飛臺連雲被
于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

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眾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固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言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于世。兩日不共于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吾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吾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尙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靈。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眾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吾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會

利者哉。竊曰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羶類
充滿佛猶無憐于飢犬。寧有惜于餓鳥。是知輒用固已招憊。迴施
許而獲益。真是眾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徇心。至如餓鬼不親川
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于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
帛不次而酬勳。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效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
專諷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已爲人。至若鄭侯傾產于交遊。田
君布心于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
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于所不見。吾之所
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
悠眇。僕聞閻闔混元。分剖清濁。薄滄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
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
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享
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形神則上歸下沈。萬

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于種類亦無離于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緇寡男女莫均至于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好若但稟之于乾坤人亦奚賴于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曰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召爲鑒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彼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

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黽標鮑宣之馬、珠降喻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于杜伯、襄公之懼于彭生、白起甘外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歿則遣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吝、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使、必也從而寂寥、何求存、曰仁行無益、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眞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爲匹、所曰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別代、恆禮罪應、不關于子、脣道亦無礙于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眾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矇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曰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目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如牛豕充犧、羔雁備禮、運屬廚人之手、體葬虜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

復鳥殘自外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劉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旨嵇阮七賢興情于斗石之量助藝兩聖盛德于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干則因茲而斷欲聞諸往哲未嘗不醜但自持之于禮何用阻眾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于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于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旨鄙言無遜尙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纒離襁褓羨雙飛旨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鴉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故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

顯之哉。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曰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曰養和性，斯固播之于良書，美之于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效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友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床居士，精而難混，俱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于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蟻，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準，是曰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曰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虻，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曰明珠，人惡則應之，曰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外而歸土，物我同致，所曰黃不食，龜孔猶

覆醢况吾仁慈之隱側孰甘美于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箝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腹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自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曰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爲難滿所自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飢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曰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泥吾欲亡身而訪道盜復留心于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曰從之公子于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

無主。既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慙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疏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于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臨此明集卷四

辯正論

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于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正語。文無旨異。或一千或五百。今竝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旨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剛雅古旨。適今時。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引干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送察送書，今離千年，而旨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旨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旨不闕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于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據天木，傾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闕，理眾儀則僧寶彌甚。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凡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于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直聖之苗，根旣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曰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

南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沙。渺能迴
覺。計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
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恆務。俗有可反之
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則發蒙草創。服膺章簡。
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方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
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巨。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
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正于此域。固不爲
難。難尙須求。況其易也。或曰。內執人我。外慚咨問。枉令祕術。曠隔
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
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需僧數。先披葉典。則應
五天正語。充布闡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
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于是舌根恆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
種性。安之所述。大啓元門。其開曲緝。由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

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降二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
誦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疏其粗廣文如論安公又
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斷者也。羅義支識斷鑿之巧
者也。竊以得本關質斷巧由文舊曰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
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宏啓。創發元路。早入
空門。辨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勘會。日斯譯彼。仍恐
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爲分
明。聊因此言。輒論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遊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計。
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對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尙于談說。爭壞其
道。秦涼重于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曰道。八九大經。
錄之曰正。自茲已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
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倒置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驗。安禪本
合掌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眾矣。問支洛邑。義少加新。復

論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竄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清質請勿嫌煩肯日仰對尊顏瞻尙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晒涅槃之記部黨與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閒之道比已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于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鶴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卽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既乏瀉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尙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慙懃于三復靡造次于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空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

有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袍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于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使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鑿之徒不迴隆于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鳥則言隨建業末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元宗遇本卽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辨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苟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窮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閒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卽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

何待譯言、本尙虧同、譯豈純寔、等非圓寔、不無疏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宏要道、况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翦髮、若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靈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計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續高僧傳二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夫沙門不拜俗者、尙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不求生、不區區、曰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曰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

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只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後。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肩。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尊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于容節。故周亞父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鐵。戡翦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冢。母兄致拜。自禮成人。今沙門曰大法爲己任。拯羣生于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桺則天不履。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躑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膚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

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
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
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采遺烈于青編，纂前芳于汗
簡，重以感淪暉于佛日，罄爇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
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
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
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
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儼無譏矣。廣弘明集
二十五

合部金光明經序

金光明經者，教窮滿字，金鼓擊于夢中，理極真空，寶塔涌于地上，
三身果備，酬昔報之無虧，十地因圓，顯曩修之具足，所以經王之
號，得稱于斯，將知能弘贊人，其位難量者也。大興善寺沙門釋寶

貴者卽近周世道安神足伏膺明匠實曰良木翫閱羣經未嘗釋
手口謂瞿曇身子孔氏顏淵者焉然貴觀昔晉世沙門支敏度合
兩支兩竺一白五家首楞嚴五本爲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兩竺
三家維摩三本爲一部作五卷今沙門僧就又合二讖羅什耶舍
四家大集四本爲一部作六十卷非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
諸此合經文義宛具斯旣先哲遺蹤貴遂依承以爲規矩而金光
闕見有三本初在涼世有曇無讖譯爲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
耶舍崛多譯爲五卷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眞諦三藏于建康譯三
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足前出沒爲二
十二品其序果云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
義謂此說有微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寶貴每歎此經祕奧後分
云何竟無囑累舊雖三譯本疑未周長想梵文願言逢遇大隋馭
寓新經卽來帝敕所司相續翻譯至開皇十七年法席小閒因勸

請北天竺、龜陀羅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尋後本，果有囑累品，後得銀主陀羅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別條分，承注未流，理難全具，賴三藏法師慧性冲明，學業優遠，內外經論，多所博通，在京大興善寺，卽爲翻譯，并前出合二十四品，寫爲八卷，學士成都費長房筆受，通梵沙門日嚴寺釋彥琮校練，寶珠旣足，欣躍載深，願此法燈，傳之永劫。

釋藏食一

法純像贊

序

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室。

續高僧傳純住西京禪定寺仁壽初卒弟子慧昂等圖其儀質飾以丹青琮爲

贊之數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